四書大全

論語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未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通考

軒熊氏曰十二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曾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去聲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閒寬洪簡重也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朱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考。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語顏淵以爲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爲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之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故以爲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朱子曰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太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之以文。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悅下同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之以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朱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緊要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不簡。○居敬行簡。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敬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問居敬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畏小之患。

以之臨事必有忽忽不畏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不於敬不以事之太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雙峯饒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不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己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爲問夫子以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其意以爲簡出於敬則其簡爲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爲無本而過事不免率意而疎畧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神弓之資而無神弓之學者也太簡之失不亦宜乎○簡則不可○新安陳氏曰簡非所以治己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傲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爲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爲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雖不以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能驟可爲徧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肯綮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

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簡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餐次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醉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酬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簡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

爲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直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處身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人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民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夫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數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乎。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以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淺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氷消霧釋。方遷之萌。瑕纇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集註以爲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眞好學。眞字須子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眞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貳。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短命者顏

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歲而早卒。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爲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好學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不貳過也。雲峯胡氏曰。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媸。赤之反。妍。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只是罄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

或曰。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身過易制之於心而已。

通考 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爲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程伊

川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藏 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過儲蓄得一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宋子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情既熾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焉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行路○雙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眞而靜眞字即是無極之眞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先眞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眞。備字。卽是疑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旣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不過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自而化矣。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顏子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今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程子

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正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也。○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曰。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在聖人分

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顏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人之義理未明。而血氣未曾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動。惟好惡之所之。怒不能得休歇。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得心地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物之當喜當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我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爲克己工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工夫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覺者爾。○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與做雨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發於當然。而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釋。如三月不違文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然。○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既發而易縱。其性始警。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貞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理而已。伊川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說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潛室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之所就固非一且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復萌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貳。○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朱子謂過。前者不復萌。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問不遷怒。曾齋許氏曰是聖人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怒思難為始。

哀樂皆中節如何。潛室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之所就固非一且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學者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復萌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貳。○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貞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理而已。伊川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說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去聲益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去聲孔子使也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
國不可知也夫無私交此必使於外子將之子荊先之以子路由之以再有皆使之類也又
如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夫子太夫時事又孔
雖無私交若此之類則無嘗言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
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衣去聲
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辭其量去聲不可考通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
思爲
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二十五家

爲鄉五百家爲黨言黨常祿不當離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益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太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去聲下爲之同）太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太子非之益赤尚至乏則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太子非之益赤尚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原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益亦莫非義也。張

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朱子曰再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無予之亦無害但不使爲惠耳○南軒張氏曰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敢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請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於其義可見矣。益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

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予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簞食豆羹取與。爲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再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再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貴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夫子責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備錄之。學者所當深玩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

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爲師使義也。自當而請粟請益。非義也。有餘以周鄰鄉亦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之義。不思非義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再求爲請自多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容義未精故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元全端正。中去聲犧牲也。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

角中程度也。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而爲美則可謂孝矣　問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二字爲犂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子說不肖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麻。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而賢可以爲法。語其不肖可自賢不肖底自不相稱其賢可以爲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而能改過則前愆頓釋。昔日自是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面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神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犂牛雜文雖不用其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爲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雖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則復。詩人以三日不見。如三月未予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能造其域。新安陳氏曰造仁之域。如云入聖域。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便違仁。去却私欲。一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猶鏡之明鏡。仁猶鏡之明。本來明。被塵垢一般。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

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亦不可知。○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爲私欲所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自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

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顏子經不道之變而爲仁之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借其未止。○

朱子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庫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三月毫髮私欲耳。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新安陳氏曰間平聲。除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上聲然無間斷矣。顏子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朱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新安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去已私。爲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平聲非在我者。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此辨。則不安於客而來爲主。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爲主。仁却爲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者。是我勝那私欲不得。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挨出在外。是我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益心安於內。所以爲主。

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賓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已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答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

學者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道理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勉齋黃氏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爲主在仁之內如身爲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爲賓在仁之外如身爲賓在宅之外也○北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爲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爲賓非眞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復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潛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爲客乍入復出則爲無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爲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

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
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
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於前而列語錄及
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之一遵先師之意云。

【通考】【吳氏程曰】內而主敬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理
猶二也。勉循有不息之意。○【劉氏滑生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
月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一月者言其速。日月至焉言其
疎。此皆存乎一已者也。若夫薄民以仁。摩民以義。教
化行而禮樂興。使民浹於肌膚淪於骨髓。非三十年
之久不可得。○【朱氏公遷曰】勉齋黃氏云心不違仁。
專以知覺言。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愚嘗以此推
之。凡以心與義理爲二者。合性與知覺而言也。以心與
義理爲二者。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
合性與知覺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覺而
言。心不在焉專指知覺言。心正而后身修。合性與知
覺言。孟子之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言也。告子先我
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也。推此類可見。嘗有一部使者
按事于番。問集軒吳先生論語語意。心凡幾處。亦有異
同。如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夫之心也。從心所欲
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
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問從政倒爲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
游爲武城宰。仲弓爲季氏宰。之類皆

不可言政與果子曰冉子退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古求爲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二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果有決斷都玩反達通事理藝多才能雙峰饒氏曰求也藝泰山不能敝俄頃史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爲迂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潤色其從政必不肯爲季氏聚斂爲衛輒死難○程子曰季康子問二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二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陳子曰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二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有爲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多勝剝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冉求此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不關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齊氏曰季桓子垂沒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耳○吳氏曰雖鳥喙其遂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通考吳氏曰程曰惟三子句下文泛言用人之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竟與境同。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爲我辭，繼言去之汶上，絶之之意甚決。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人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通考 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宓子賤爲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肯也。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

朱子曰：謝氏說得麤。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懦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

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

見而豫待之乎。如曰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去聲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時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閔子之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俟使者善爲己辭此與入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再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輕鶩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爲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音賴也宋子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喪大記疾病外内皆掃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通考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非牆上起柱爲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時伯牛

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聲）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

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侯氏曰、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瓠音互）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聲）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郡羽反

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有以得之矣[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

四事做得實顏子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矣曰然無一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飯矣○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一得當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息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既便已是不樂了○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又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望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與了去做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入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或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

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
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
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
樂淡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
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
勞攘。○南軒張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
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
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
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勉齋
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爲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
以爲無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
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
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
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

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
益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
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
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
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如光風霽月。
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
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
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即是樂。初非以
道爲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
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
其所樂何事。則將有眺空嘯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
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
樂何事。○西山眞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
不以貧賤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
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終之以學者於博
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

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淡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之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

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教學者從此用力。眞積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雙峰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高堂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疏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際。夫蔬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爲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蔬水曲肱簞瓢陋巷之爲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

孔顏之樂可尋矣。○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爲二非所謂樂之者也。通考案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慶源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畫者能進而不欲（新安陳氏曰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蓋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豈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爲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

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是氣質弱甚不理不能做。○雙峰饒氏曰力不足者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勝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匱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須

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去聲下同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音御之以此朱子曰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說

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合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强得人此便是小人儒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或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邑下邑濆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〇〔胡氏曰〕言邑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屬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皆是也〇不由徑則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胡氏曰〕動必以正而無徑竇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必以正則非徇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徇於私謁而已故又以討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〇〔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入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楊氏謂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議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〇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愚謂〕持身以減明

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雙峰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爲羞則在己無所不至取人者苟不爲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雲峰胡氏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乎按字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通考　仁山金氏曰焉爾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殿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旋以後爲功

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旋以後爲功

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孟孺子洩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

能操平聲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

謝氏曰人

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朱子曰）欲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全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爲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爲少間便說我却盡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汝却如何不盡職分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不伐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爲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雙峰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爲好勝之心敵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此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為字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疑）

而字爲不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能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〇〔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〇〔雙峰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惡。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通旨〕〔石山金氏曰〕而字猶與字。右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逼之。

〇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〇〔雙峰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但多

繞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〇何莫之二字猶何莫學於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以該之邪。〇〔南軒張氏曰〕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不可離。如此。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顚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〇〔西山眞氏曰〕事親事長。不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〇〔新安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十公及王乃周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習事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二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不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益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爲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去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質則史文有餘而質不足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質有餘而文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

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猶不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國山）

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耳。○朱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絶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繼直便是有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僞做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熏爲白如全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始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息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如氷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箇行便是直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戒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

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遊蕩爲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雙峰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爲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通考　黃氏震曰。罔對人而言。對生也直。去之。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之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知之者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已之所有。○呉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

樂樂徧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好之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饜足之意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爲喻其曉人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能樂未能與之爲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意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至之必期至於自得之地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已耳○雙峰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雲峰胡氏曰知不如好好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樂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爲至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已其樂有了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益如此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去聲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

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要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

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西山眞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躐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於上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躐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雙峰饒氏曰。中人以上。非是終不可以語下。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苟遽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為凡下之歸而已。孰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求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眞箇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雙峰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為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先其

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

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程子曰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之。所以爲知。○

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亂。是可不謂之知乎。

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耶。

朱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己私平。克己。正是要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

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廣。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其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

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

朱子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違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說事鬼神。便是不智。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隨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

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神。是指正當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藏文仲却爲山節藻稅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工夫最難。但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後。與先死而哀非以爲生者經德不回。非以王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跋之視地。若臨深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雲峰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重。務者事之所當爲。先者心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爲。鬼神在幽隱之間之心。純乎不理不可有所爲而爲。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一字。下一字音洛。

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之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樂壽以

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閡凝同之患也。靜而有常故壽。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少。故以靜爲主。今夫水淵淪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補看。如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仁者雖看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發生。知周事物。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雲峰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合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朱子曰體仁。謂人在那仁裏做骨子。○雙峰饒氏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夫子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程子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自是兩般。樂靜則自壽。○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一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朱子曰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

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動靜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个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體字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山樂水。樂則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後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凝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

安於理無所欲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致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太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不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不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資偏於知者各得其一端而偏於知與偏於仁者亦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雙峰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爲一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雲峰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太公于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魯齋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鄉。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修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其伐。益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一國之俗。惟太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公以考之。則其施

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朱子曰。齊經水自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又一變。方可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之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之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折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却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十向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

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如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材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勢言之。則齊尚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未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太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魯則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

潛室陳氏曰。王道、元氣。只緣一間元氣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調養使以烏喙投之。各受一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却未壞。聖人興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簡人。齊則元氣已耗。於烏喙一投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修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爲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

○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爲魯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

觚。稜也。或曰。酒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五升曰觶。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酢以觚。此夫子因獻酢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厚齋馮氏曰。顏師古

論語大全　卷之六

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寸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即此也竊謂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漢志就竟竊謂爲木簡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

皆器之有稜者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者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意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及范說下新安陳氏曰此皆是推廣朱子言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

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朱子曰本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觚意所包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於井欺謂誑古況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
反
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
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
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去聲如此之愚也或問
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朱
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
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
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
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
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
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

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
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
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
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
仁者之所必不爲也事迫而無其實雖徒從可也
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其實雖徒從可也
其餘則綏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雲峰胡氏曰愛人
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
覺然則仁者之愛覺之徒救仁者之覺也
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
其蔽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
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扶。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音

約要去聲也畔背佩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蕩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爲無用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字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爲要然約之謂爲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爲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爲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息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燕皆得之。○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爲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徙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學條自多事事著要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

○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事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但能斲削者。只是這箇。斧斤規矩。及至削鑲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約禮。博學益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雙峰饒氏曰。知欲博學。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淺久。雖與道爲二。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爲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重從而約之。

恐人之離爲二。一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汎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爲反約之地耳。豈博其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然所以爲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所正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理。而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徑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約禮。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通考吳氏曰。汗漫渺茫。貌言其無歸宿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被人謂孔子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再拜。環珮瑲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轔轔止而復作。知其為遽伯玉之賢。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女。莊公夫人。宗婦。同姓大夫之妻。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覿。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

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如云所誓辭也。

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泰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慶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有如二十帝乃歃。嬰子抄答曰。易其辭。吾誰因自歃。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

雙峰饒氏曰禮是先王之

制道。是天下之事物當然之理。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聲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程子曰。古者大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衛夫人。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渴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孟子說神尼不爲已甚。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可以爲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上。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彥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之與此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汙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爲。若不

公間。陳時也。宜可以歟歟。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緩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其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上。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之與此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汙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爲。若不

咎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動乎人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眞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蓋太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違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再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雙峰饒氏曰子路氣粗見褊急未易下以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息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和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中和又非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變自世教衰民不可易者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

興於行聲去少有此德久矣。朱子曰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庸常所爲都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一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雙峰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隱括語。○雲峰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爲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濟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乎其極之名也。朱子曰仁

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有事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貫到底。橫。○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

通考 懼齋陳氏曰 聖無不通。大而化。生知安行。與天同德。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以含下一句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集註 程子曰 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雖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爲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爲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濟衆是及之廣。○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益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皆有病痛。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去聲矣狀仁之體真切於此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爲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狀得培植他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麤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建自】【朱氏公遷曰】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朱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爲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

能近取譬言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喻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

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朱子曰天下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之方○或問已之欲卽以及人不得推以警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爲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痺音必至反痺病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卽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爲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物爲人物而不屬於己首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新安陳氏曰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己矣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立平聲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程子作三段說集註作二段說是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

下分別聽堂易安上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怨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豔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爲無窮。○呂氏曰十責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濟衆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呂說大就取譬上說怒字分曉。○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

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豈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遍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倫之至。理也。既遍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遍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知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創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博施濟衆。亦豈非聖。然聖人不能。然聖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盡仁之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嘗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朱子曰子貢所問爲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所不足。在仁三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必至也。聖乎。不止是聖。大段於仁。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爲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欲立欲達。即是聖人。三出之以推己度物。○問博施濟衆。又不曾許二箇人是仁。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分明二箇仁說。兩般說。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一爲心之德。一爲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一云。孔子向顏子說。則以克己爲仁。自己上說。一自人上說。須於這裏看得一般方。欲達而達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是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之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然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博施濟衆。與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盡做得底。未子猶以爲病。如何。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以是自責。○覺軒蔡氏曰。謂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未子是就仁之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名雖大。而脈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

1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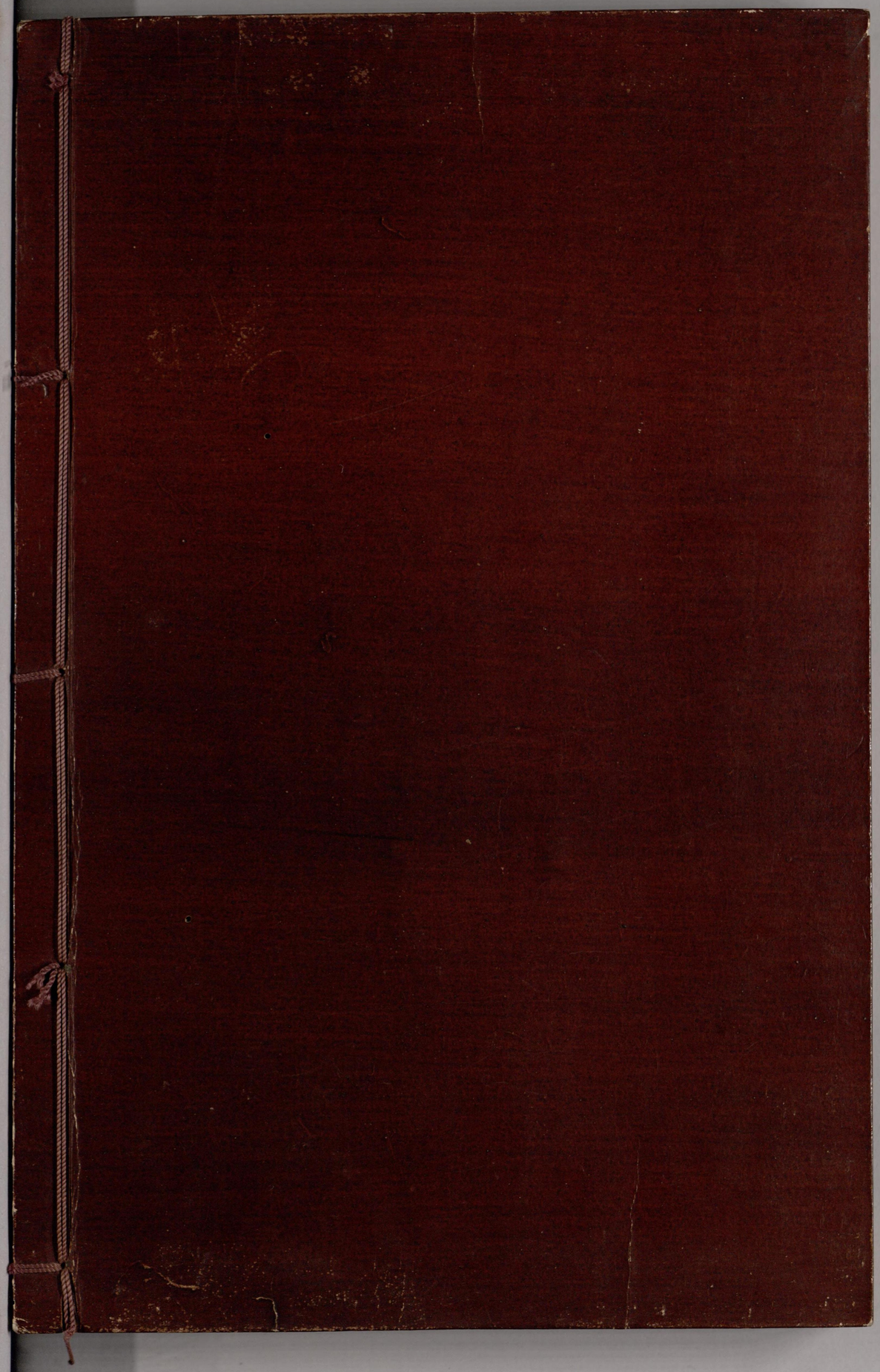
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朱子答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己上發出。己欲立即立人。己欲達即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即至於仁。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已。夫既以仁之本體告之。又以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回視子貢功效籠卓之說。茫乎無所措手。苟志於仁者。是可不深思而靜體之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